

作客美国

台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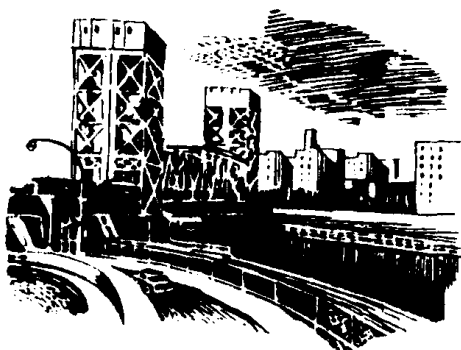
林海音



DZ57/14

作客美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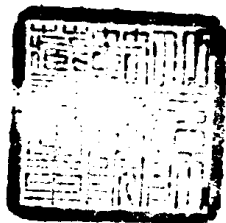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 林海音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51094



国 友 谊 出 版 公 司

1985 · 北京

1051094

作客美国

台湾 林海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7 $\frac{3}{8}$ · 153,000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社目: 128-172 书号: 10309·96 定价: 1.60元

7-57/7

目 录

序幕.....	1
“苹果皇后”加冕.....	10
普立兹奖女作家菲丽丝会见记.....	13
参观纽约林肯艺术中心.....	19
唯有寂寞才自由.....	23
日落百老汇.....	27
“睡谷”半日游——访华盛顿·欧文故居.....	32
访玛霞·勃朗——两度获全美儿童读物插图奖女画家.....	36
规矩的哈瑞顿家——我的“迎宾志愿军”之一.....	42
在美国看“中国家庭”.....	47
卫斯理的女儿.....	54
访马克·吐温故居.....	59
伤心的巴芭拉——我的“迎宾志愿军”之二.....	67
祖母克尔奈太太——我的“迎宾志愿军”之三.....	72
鼓园访庄莱德——兼写七橡树的退休示范住宅.....	78
寂寞之旅——看大峡谷.....	86
“红人之友”莎丽——我的“迎宾志愿军”之四.....	93
圣菲城的朱柏.....	101
访赛珍珠谈她的救孤工作.....	107
美国的儿童读物.....	113

四个灶口和女博士.....	126
辛酸餐馆泪——罗拔·蔡是吃角子老虎.....	131
购买，享受，公德心.....	137
中国作家在美国.....	141
家书杂抄.....	167
• 几句前言.....	167
• 单身汉换日线.....	167
• 一分当一角上帝原谅你.....	169
• 国际中心听讲.....	170
• 麻雀虽小.....	171
• 自助餐厅速、简、廉.....	172
• 不会过马路.....	174
• 逛书店.....	176
• 四个纪念名胜.....	178
• 向无名英雄致敬.....	180
• 来到纽约.....	182
• 乘车.....	184
• 越过美国境看大瀑布.....	185
• 残废学制表.....	188
• 波士顿柏普.....	190
• 中国厨师重金购屋.....	191
• 参观博物馆.....	192
• 古怪的艺术之街.....	195
• 青少年读物作家.....	196
• 百年老屋.....	197
• 聊备一格和二十四页.....	198

• 全美女记者联谊会.....	199
• 中年寡妇学生.....	201
• 填海盖校舍.....	201
• 万有神教巴赫庙.....	202
• 两太空人访芝城.....	203
• 初见美国农田.....	204
• 沿密西西比河.....	205
• 堪萨斯一天.....	206
• 马克·吐温故乡.....	207
• 玻璃顶观光火车.....	208
• 最大唐人街.....	209
• 打工.....	210
• 认路.....	212
• 六万学生的加大.....	214
• 两大旅馆争生意.....	215
• 投桃报李.....	216
• 监狱改为观光地.....	217
• 小说班旁听.....	217
• 十八盘.....	218
• 思想者.....	219
• 第三大城.....	220
• 全家陪伴.....	221
• 日落大道.....	222
• 乐园游.....	223
• 遇见牌手了.....	224
• 北平楼.....	225

• 结束旅行.....	227
• 后记.....	230

序 幕

按照原定的行程，我是十八日下午一时五十分乘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，到东京停四小时后，换泛美机直飞旧金山。过一夜，再换TWA机赴华府。美新处的程振粤先生告诉我说，这样的安排，是为了我到达每一个地方，接我的人都可以在下班以后而且方便的时间到机场，可以说颇费心思。但是十八日台北阴雨，起飞已经迟了一点半钟，到冲绳岛的时候气候不好，不能降落，又返回台北，这时是五点二十分了。台北的亲友，大概认为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没想到六点多钟我还在松山机场的飞机里吃晚饭呢。飞机的颠簸，我早已把母亲为我做的汤面和飞机里的点心吐在呕吐袋里了。再度起飞是在七点的样子，要午夜才到东京。我知道已经赶不上泛美，那么也赶不上原定到旧金山住武月卿女士家的约会了。我也知道航空公司会为我安排一切，所以除了晕机以外，并不忧虑别的。

到了东京羽田机场，在做检疫等等检查时，果然航空公司的人来告诉我，已经为我安排在羽田东急旅馆住一夜，明早换乘日航机飞旧金山，以便接上TWA，按原程准时到达华府。东急旅馆离机场很近，拐弯抹角就到了。旅馆很漂亮，招待殷勤得不得了。工作人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小

姑娘小伙子，这是日本办观光的成功。我被安置在三楼，行李送进来后，小伙子鞠躬如也地说了一套听不大懂的英语。我只告诉他，请他明早八点叫醒我，因为我怕疲累过度，一睡难醒，赶不上九点的飞机。我梳洗完毕，换上了和服式的睡衣，精神反而好了，给家人写了一封信，又拿出照像机，扳开自动钮，给自己照了一张和服照，然后才上床。果然，一夜酣睡，早晨是被电话叫醒的。

换乘日航机，仿佛清爽多了，因为旅客整齐，不象从台湾到日本的旅客，携儿带女，加上许多台湾土产。我这一排三个座位，靠窗的是一位在锡兰做生意的美国男客，我居中，左手空座。走道那边是一位在新加坡教书的女客。这两位旅客都是单身未婚的中年人。到夏威夷的这一路，万里晴空，飞机平稳，所以我的精神也好起来，和他们谈得很开心。

一路上时间不断地改，终于在一个吃过午饭的午后三点钟，进入了黑暗世界。国际日期变更线开始使我对时间糊涂起来，也开始晨昏颠倒。我懒得求甚解，反正人家叫拨表就遵命拨。只是在台北起飞是四月十八日复活节，在东京过了一夜，看过日本十九日的报纸，现在在飞机上，空中小姐又送来各色彩蛋，说今天是十八号，请吃“应节”点心。直应了北京的俗语：“活回了头儿啦！”

到了夏威夷，是晚上十点了，许多人在这里下飞机，所以座位空得更多。每人可以占一个三连座，空中小姐给每位旅客铺上卧具，笑眯眯地请君入梦。

在夏威夷机场，又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，行李检查一遍，送回机上就到机场二楼一个大客厅休息。夏威夷机场

充满了热带情调，地方很大。二世、三世的美籍日本小姐，穿着本地近年流行的姆姆花衫，蝴蝶穿花似的，往来于旅客间，给旅客挂花环、送香吻。在休息室里，认识了一位同机的日本旅客，他在日本外务省工作，这次也是到华府公干。他当年在上海读中国的小学、中学，所以也是中国通，不久以前来过台湾。因为谈起来台湾有很多人都是彼此认识的，所以这两小时没使我枯坐休息室。谈到日本在夏威夷的人数，他说大概和中国人一样多。他说，不过他们战后来的多，我们是老华侨多。我指着刚才那位穿姆姆衫的小姐，问他是哪国人，他以为是华侨小姐，我说：“那是你们的三世，这一套新作风，谁比你们日本人做得更好！”他也笑了，我想中国人总还是比较保守。

在往旧金山的路上，虽然每人占了一个三连座，但是我一直睡不着，大概是黑夜太长的关系。

到旧金山上空，又因雾大不能降落，我直担心，怕又接不上到华府的飞机。飞机飞越旧金山，邻座的美国男客开玩笑说：“看，咱们又要回夏威夷了！”结果迟了半小时才降落，这一次是真正踏上了美国大陆土地。想着昨天下午武月卿不知是否来接过我，便给她打了个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她就知道是我。果然她头天来接过我。她说要马上来，我告诉她，半小时后，就又进飞机，她来机场也要半小时，自然不必有此一赶，好在一两个月后就会见面。她一再嘱咐我不要着急，其实我并没有着急，因为下飞机取行李转飞机的时候，TWA的华人职员孙先生，就都一样一样帮我做好了。我反而帮那位日本旅客的忙，替他看皮包，因为他去找他的失去联系的同伴。我因为腾云驾雾，

在天空上飞了两昼夜，人很疲倦，胃是吐的多，吃的少，所以上了TWA就跟空中小姐要了一张毯子围上闭目养神。这一路上飞机里还放映一场电影，是格仑福特演的。小银幕有影无声。每人有一付象医生的听诊器的带子，插到座位上，就可以听见声音。这可以使不看电影的人免受吵扰。我为了难拂那位娇小可爱的空中小姐的好意，所以应酬看了五分钟，就取下来睡觉。飞机下降时，我再留下一口袋呕吐物，就到了华府。

陈香梅女士和我的英语老师安诺太太、安诺上校夫妇都来接。安诺太太对我行吻颊礼，眼泪又要流出来。她在台北记者之家担任女记者英语班的老师，贤妻良母的味儿比老师味儿还浓，临回国的前几个星期，一上课就流眼泪，因为舍不得女学生们。我见了她说：“你更年轻了！”她掀开大衣，说：“我体重减轻了！”大概节食有效了吧！

香梅送我到温莎柏克旅馆，她在路上告诉我，正好这一星期她都在华府不远行。这真太好了！我这时人实在难过极了，但是我知道只要一着陆就会好的，想来我这人不能过轻飘飘的生活，总要脚踏实地吧！我请香梅在路上找个杂货店停停，买些吃的，明天早晨如果起晚了，就不要衣冠整齐地到餐厅去吃早点了。她认为对，我们下车买了两盒梳打饼干，四个苹果，一瓶奶粉和一瓶咖啡。

到了温莎柏克旅馆，香梅为我关上暖气，又在房间检视一遍，告诉我一些琐碎小事。她知道我倦极欲眠，需要洗个热水澡，就取了几件旗袍，说是回家交给她家佣人去熨，明早再送来。她的家距离这里约十分钟的汽车路，不算远。

我洗了澡，整理了一下衣箱。要睡觉的时候，国务院办理我访美节目的何慕文（Mervin E·Haworth）先生来电话了。他抱歉地说，航空公司告诉他，我没有如时搭上飞机，今天不能到达，所以他还给香梅和安诺太太打电话，要告诉她们我今天来不了，谁知她们已来机场，并且送我到旅舍。何慕文先生以前在台北美新处负责出版方面的工作，他和台湾小姐陈淑贞结了婚，不久便调回美国国务院工作，正好我的访美事宜由他办理，都是熟人，自然方便。于是和他约会明早再见。

这一晚，八点多钟就睡了，在台北多年是没有这种经验的。夜里一点多醒来，胃不难过，就想吃东西。肚子里三天没存粮，到旅馆前买些食物，自是先见之明。香梅告诉我，冲奶粉就暂用浴室的热水龙头。我冲奶粉时，想到我的小女儿看到我写的这段，一定会笑说：“妈真糟糕，怎么用洗澡水冲奶粉喝呀！”吃喝完毕，精神更好了。想到临来时姚葳囑我写些小文，用来代表给亲友看的信，就免得一一写信。她的建议很好，因此，我第一件事就是“报平安”了。

到了华府的第二天上午，何慕文先生来接我到国务院办理报到手续。我和他在台湾就认识，这次来访问，恰好他又是安排我访问节目的国务院官员，真是高兴极了。动身前，他的太太就写信给我说：“您来时正值华府樱花盛开，是极好的旅行季节。”可惜樱花季节极短，我来时刚好已经过去，连落英缤纷都没赶上，但是华盛顿的美丽并不因为樱花谢了而减色。

我们先到国务院所委托的CLS (Council on Leaders and Specialists) 去。他们专为国务院所邀请来的各国客人安排日程。正副主任和女秘书，都在一起谈，他们不但态度和蔼，还时时说些幽默的话，不会让你感到陌生。初步的节目商谈了两小时。我把私人所要看的亲友名单，也都一一告诉他们。他们笑问，我的亲友怎么都在大学里？我在台所写的名单，本来是按州开列的，后来越加越多，就没有次序了。这时已日近当中，我觉得很疲倦，便懒得翻来翻去，好在大地方写了，附近的小地方，就可以临时增加了。

何慕文先生一直等待我，因为他约我中午吃饭。最后他们先给我两个约会，当天下午两点去拜会国务院办理台湾事务的正副两位主任，星期四参观国会图书馆，特别访问儿童图书和中文图书部门。他们还告诉我，星期四一位国务院的太太做东，请我到她家晚餐。出来时何先生说：“你的紧张的日程从此开始了。”我笑说：“那是每一个来这里的人，都应有的准备。”

我们是在国务院自助餐厅吃的饭，因为下午两点就在国务院有约会。何先生特别约了吴鲁芹先生来共餐。好高兴再见到他，他全家来美，在美国之音工作，已经两年多了。我说：“你还是那个样子。”他说：“你可瘦了！”我因为自旧历年初二跌跤伤骨，跟着为儿子和自己办理离台手续，再又拔牙发炎，没来前已经忙得减磅。上了飞机，一路呕吐，事繁而食少，肥肉减去十磅，比做早操还灵呢！

鲁芹约我去美国之音录音，他看我旅途劳顿，说不妨定在下周。我说明天就去，因为我明天没约会，上午去大

使馆，下午来录音，同时拜访台北美新处长麦加第先生。我来美访问的事酝酿了三年，最初的决定，还是麦在台湾的事。鲁芹看我虽然形容憔悴，但是精神还好，便随我的意思了。我是个性急的人，恨不得一口气把所有的事都办了。

吃完饭谈谈，就到了约会的时间，又是何先生陪我去的。两位正副主任都是中国通，谈得很轻松随便。说起我这两年的情形，麦勒特先生笑着抢先说，他都知道。

三点钟出来回旅馆，看见香梅已叫人把昨天拿去她家熨的旗袍送来了，但我来不及打电话向她致谢，便又倒头大睡，睡到六、七点钟，安诺太太来了电话，她说晚上我如不疲倦，安诺上校将亲自驾车，请我逛华府夜景，因为他次日便有远东之行。我虽睡了一觉，但并不舒服，胃口也很坏，知道还是那个“旅途劳顿”闹的，但他们夫妇盛意可感，再说也机会难得。因此我说，一觉醒来，精神好多了，极愿去。八点半，他们来接我。安诺太太教台北的女记者英语会话班时，每次下了课，都要顺路送几个学生。义务教书还管送学生，国民外交真是办到家了。

来到这个不但是美国，而且可以说是世界的首都华盛顿，夜景自然要看看。华府整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，就是美国人也不少。春季四月更是参观旅行的好季节，晚上的林肯纪念堂，杰弗逊纪念堂等处，灯光照耀，参观的人穿梭往来。来自美国各地的小学生也由老师带领，乘着游览车，高高兴兴地各处玩赏。看见小学生，安诺太太想起来问我说，听说前些时阳明山有个小学生大车祸，她是由电视新闻中听到的，可见这个车祸已经大到进入世界

新闻了。我说我来的前几天那里还在举行一个类似招魂祭的仪式，而报上还在讨论该不该让孩子旅行较远的地方。这本不是远近的问题，怎能以此“因噎废食”？假如那辆游览车载的不是由桃园去的，而是由台北去的，就不会发生车祸了吗？

车子开到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五角大楼了，这个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建筑，是完成于一九四三年，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顶点。容纳了三万三千人的办公楼，大得不可想象。我跟安诺上校说，我倒想看那几万辆办公人员的汽车怎么个停法，我白天会再来一次，照个“车海”的照片。

顺着华府绕了个圈子，安诺夫妇又带我到一个地方去吃冰激凌。安诺太太知道我嗜此物，她在台时，约我们到她家吃饭，总让我们自己点食物，我就说冰激凌。于是我常会在美式西餐之后，吃下三杯冰激凌。她没有忘记，就带我到这家以出售三十五种不同味道的冰激凌出名的Howard Johnson 餐馆来。这个餐馆遍及美国东部，却是起源于波士顿。主人最初专卖冰激凌，最后竟发达到如此地步，这也是典型的美国人创业精神的例子。这家餐馆到处都是以桔色屋顶为记，只一层平房，并无高楼。

这天天气较冷，我又不舒服，吃三杯的本事没有了，我只吃了一杯巧克力的，他们夫妇又分了一匙核桃的给我。

十点多，他们把我送回旅馆，路过一个弧形的高建筑物，原来是大旅馆经营家希尔顿在这里新开的华盛顿希尔顿旅馆，从这里转过去没几步，就到了我所住的温莎柏克旅馆了。这家旅馆是国务院指定旅馆之一，折扣是几乎对

折。我是住在旁楼的三楼。过了今天的序幕，明天我就要正式开始单独行动了。

“苹果皇后”加冕

天津有句俗话说：“吃了萝卜就热茶，气得大夫满街爬。”美国也有一句类似的话：“一天一个苹果把大夫赶走。”都是说明“食补”的好处。我来到华府，没赶上樱花节，却赶了一场苹果树开花的热闹。

四月二十九日是弗吉尼亚州的温彻斯特城举行第三十八届“苹果皇后”加冕的好日子。在加冕典礼中，他们特请陈香梅女士担任“Ambassador From The Nations”一职，因此，香梅也顺便邀我参加观礼，赶个热闹。

温彻斯特城距离华府有两小时的汽车行程，我头晚住在香梅家，以便次晨跟她一起出发。我们一行五人，是香梅母女，我，她女儿的同学，还有司机吉米。

本年的苹果皇后是纽约州长洛克斐勒的侄女 Neva Goodwin Rockefeller小姐，二十一岁的大学女生。去年的苹果皇后是约翰逊总统的女儿。这个皇后的选出，并不是当地的土产小姐，或者“脸蛋儿象苹果一样美丽”的小姐，主要的要“系出名门”。这里面含有政治意味和商业噱头，因为产苹果的地方，卖苹果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

当吉米把车子开到看见树林的地方，离温彻斯特不远了，就有当地的接待人员杜腾夫妇驾车来迎接。进入温彻